

作者	職安系碩職班 陳之瑾
作品名稱	人有七重天九重
<p>00</p> <p>終焉結束於一吻。 他聽到她如此呢喃。 「人之七重。」</p> <p>***</p> <p>01[癱]</p> <p>他凝望上方旋轉的風扇。 人影在他床旁來而又去，交換言談。時常過來的女人哭泣，她總是在哭泣，即使她正握著他手，撫過他面龐低語早安。 早安，兒子，我的小孩子，早安。 他不知道什麼是早安、午安和晚安。 他睜著眼睛，讓其他陌生人幫他擦澡、更換尿布、活動關節，每天將他抱下輪椅，包裹毛毯帶出去——前提是陌生人們沒有發懶。 如果他們發懶了，他就只能整天看著天花板上風扇旋轉。 「十歲的孩子能活下來，就已經是個奇蹟——他甚至曾失去生命徵象一段時間了，不是嗎？」 「他一輩子就躺在這裡了？」 「都是你！喝了酒還開車！」 「護理師，我兒子的左腳怎麼愈來愈彎不起來——」 「因為沒有活動，張力造成腳踝關節僵硬，尤其他還是個孩子，變形是不可避免——」 一開始是如此的吵雜，之後就愈來愈安靜。他是一株缺光的草，緩慢而歪曲成長，但不再有人關心。他被遺忘於床角雜亂。 除了那個白影。 他看著床旁白色人影對他投來凝望，那張臉與他對視時，蹙都沒蹙眉間。 這個、真、好哪。 他那顆毀損了的大腦想著，每次都如此想著。白色影子比哭泣女人來得更少，但偶爾她沉思地碰觸他時，那手指如此柔軟。 他努力將喜愛都表達出來，從動彈不得的手腳，到眨動的雙睫。神仙姐姐，他在腦中喊，您真美，多留一會，我怎麼看您都不會疲倦。 從沒有人知曉他想說些什麼，但她是神仙。他便見她笑了一笑，翩翩地飄過來，碰碰他臉。</p>	

然後她輕輕吻了他一下。
他的人生又一次地翻轉。

02-[傻]

他的父母接到療養院通知的電話時，以為對方在消遣他們，父親對著話筒好一通大罵。畢竟一個當了好幾年植物人的病人突然醒來，還自己爬下床導致跌傷，這種事情沒有人會相信。父親一開始以為是照服員照顧不當，想推卸責任，但到了醫院便換他發傻。母親則尖叫一聲，哭著朝他撲來。

他很快便回了家。

孩子醒來的狂喜很快被沖淡。醫師觀察他，表示大腦因為損傷，他這輩子可能都會是孩子的心智。他年紀已經太大，去讀書也跟不上，又有關節變形導致的一隻跛腳。最後兜兜轉轉，剛好又回了同一家療養院，在裡頭身心障礙者工作場所上班。

畢竟是療養院裡出的奇蹟，工作人員們對他都有一種天然的好感。幾個照顧服務員還會湊到他的傻笑前，問他：「欸我還給你擦過澡，你記不記得我？」

他手抱大袋餅乾，拖著不方便的腿跑來跑去。

天氣真熱啊。

他總望著藍天白雲想。汗水不停沾濕脖子上的塑膠珠子項鍊，那是上個月手工藝課老師教他們串的。老師說他手的動作很好，意思大概是他很棒。這讓他很高興，他大概是同學裡面最棒的學員啦。

他走過幾位照顧服務員身旁，朝氣向他們道早安。

然後不知道絆到什麼，他跌倒在地。壓碎了一些袋中餅乾，他驚嚇之餘，茫然趴在地上，用袖子擦抹髒掉的臉。

那幾個照顧服務員哎唷哎唷笑，靠得最近的那一個低下身來瞧他。

「哎！你怎麼又跌倒了！」中年男人說，大笑伸手把他拉起來，再將大包餅乾拎起塞回他懷裡：「還不太會走路啊？都已經下床復健兩三年哩，你看，大家要吃的餅乾被你壓成什麼樣——」

他傻呼呼看餅乾袋，原本一大片一大片的洋芋片被壓成碎塊，頓時委屈得雙眼發紅。

「喂喂，別哭啊，不是什麼大事。」那個照服員看看他，表情無奈的模樣，從口袋掏出幾顆糖給他：「喏，沒事的，趕緊把餅乾送去就好啦。」

他難為情地笑笑，接過糖果小聲道謝，然後抱著半人高的零食又跑了，這次特別小心翼翼地走路，一歪一扭，又惹來身後那群人的笑聲。

療養院的阿姨姐姐、叔叔哥哥們都是好人。他想著。就算他將餅乾壓壞了，也只扣了他一點點薪水而已。

他有朋友、有工作，每天過得都比之前只能癱在床上時快活。

而且很快地，他還結婚了。

雖然他不太清楚結婚是什麼。

母親有一天帶了個女生回來，說這女孩之後就是他太太。他好奇瞧她，給了她一顆糖。

她怔怔看著他，不知道為什麼，突然便哭了。

他手足無措，趕緊跑到母親身後，母親鐵青著臉，讓他出門去幫忙買東西，剩下的錢可以買想要的東西。

在門口穿鞋時，他聽到哭聲從房間傳來。

他覺得那女生——他的妻子很奇怪。相較起來，神仙姐姐更好，雖然她已經一陣子沒有來找他，讓他想起來時，很是寂寞。他交了一些同事當朋友，大家都是好人，但沒有人比神仙姐姐更美、更溫柔。

他想念她，在快樂而忙碌的工作中、在每一個和妻子睡在一起的夜晚裡，想念得緊。

所以當白影在床頭出現時，他高興得想爬起身大叫，但神仙姐姐偏臉看他，手掌虛虛一按，他便沒能離開床面。

神仙姐姐可能不想吵醒大家吧？他想，反省了一下自己，現在都三更半夜了，他如果叫喊出來，一定會嚇到家人們。

他只能眨眨眼睛，像是仍癱著的那些年歲，只是咧開嘴笑著看她。

你怎地不在白天來呢？我能請假，帶你去玩耍。

他用腦袋瓜用力想著。

我能向太太介紹你，還有爸爸和媽媽，他們一定會像我一樣喜歡你哪。

白影子女人低頭看他。

他又想，我現在在工作啦！是個大人了！雖然很多事情弄不明白，但我過得很好！謝謝你讓我可以走路呀！

神仙像是笑了，她彎下腰，靠近躺在妻子身旁的他。

又一個吻落在他的額頭。他感到驚訝。

然後他陷入沉睡，睡夢中彷彿聽見頭顱裡，有伸展的枝桠。

3-[迷]

如大夢乍醒。

他睜開雙眼，尚感迷茫，又些許不安。

腦中閃過混亂訊息，令他困惑、叫他猶疑。他看向周遭，這是第一次，眼見之處在他腦中丟掉迷霧，留下痕跡。所有細節清晰可見、能夠被記憶、能夠被解讀。

他的周遭看起來，沒有他昨天睡下前般美麗。

一股傻氣的快活從他胸膛消失了。他看著窄小的房間，妻子已經離開床鋪，去做早餐。他走出房門看到她時，女人臉上的疲態震驚了他，另外還有她渾圓的肚皮。像是第一次看見，他第一次明白，可笑的是，就前一天，他還以為太太只是胖了而已。

「你懷孕了。」他麻木說。

「是呀，」他母親坐在餐桌旁，慈祥地看他，像是已經告訴過他很多次：「你要當爸爸啦，兒子。快坐下來，今天怎地這麼早起？」

然後她轉頭過去喝罵兒媳。

「在做什麼？還不帶他去刷牙洗臉！動作慢吞吞的，像什麼話！」

他看著這一幕，覺得荒誕而恐懼。

渾渾噩噩被父親開車送到工作的療養院，他環顧四周，記憶裡的藍天白雲既酷熱且曝曬，圍牆低矮、油漆剝落。他的指導員表情不耐煩，讓他去搬運跟自己差不多高的包裹，在他跟“同事們”身後嘲弄他們的遲鈍。

他們覺得我聽不懂。他震驚想，手裡抱著一袋餅乾，走在長廊上傷心。

他們毫不掩飾地編排我，只因為我聽不懂——之前便如此。每一天，這些人都在嘲笑我？他狂亂思考，沒注意到自己經過幾個員工，一隻腳在他經過時猛伸出來，他看到了，只是來不及反應，向前被絆倒在地。

「哎唷！你一個星期到底要摔幾次啊？小弟？」

一個男人的聲音在他身後，他慢慢抬起頭，一隻手掌面朝上，已經等在那裡，要假惺惺地扶他起來。

那掌心裡還有一顆糖果。

「來，給你顆糖，別哭鼻子啊！」那張曾經在他印象中和善的臉，笑嘻嘻說。那絆倒他的腳，便是這個人伸出來的。

一直都是。

羞恥、憤怒，被欺騙感火辣辣燒上臉。

他狠狠往男人下巴來了一拳。

幾個小時後，因為和照顧員鬥毆，他的父母被找到療養院來，神情又急又氣。

「我不要在這裡工作！」他朝懵了的他們吼：「我不傻了！我是正常人！」

這又是一次“奇蹟”。

他被送到大醫院去檢查，醫生們找不出他能一再進步的原因。在生理與心理的各種測試後，他被放回家，宣告他除了一條跛腿，在任何方面上都不比平常人更糟，給出的診斷字詞偏僻。

但他正常了。

於是他找了一份正常的、沒有學歷也能做的半零工。夜晚則回到學校讀書，成績不好也不壞。沒有人拿他的殘疾開玩笑，所有學生只是自成小圈子，對他不感興趣。他們相約外出胡鬧，而他是個瘸子，又有家室，沒人向他提出邀請。

他的兒子在這時候出生，不是個好時機。

家裡少了一筆身心障礙的補助款，多了一張嘴吃飯。他在產房外頭等待時，聽見了父母的話語。

「孫子生下來以後，還要留著媳婦嗎……我們兒子現在正常了……」

「欸，還是先留著吧。誰知道他這狀態能維持多久呢？哪一天又傻了，總得有人來照顧他……」

坐在塑膠椅上，他不寒而慄。

而他沒有學歷，只有一條跛腿難行。

他養不起他的兒子。

每個月，他拿錢回家時，妻子也帶著薪水袋回來。他們的錢都給了母親，她會決定家中大小事。例如孫子要買哪一牌的奶粉、例如沒錢給媳婦坐月子。他後來才知道妻子沒有娘家，人又是從外地來，來了便到母親店舖裡做事。母親既是婆婆又是老闆，最可怕的兩個頭銜都佔了。

要不她當年怎麼會嫁他。

生活灰暗、沉重且讓他窒息。他不喜歡出生的兒子，也不樂意看到抱著小孩的疲累妻子。這一切都不是他想要的，是他作為傻子時被決定的。

他想著雪白的神仙。

他那時像是突然醒來。

所以她也宛如一場夢。

一半的他深信她是真實存在，另一半的他寧可她是一場純粹的美夢。因此當他推開房門，看到白影站在房間正中央時，他停頓在原地。

你這些年到哪裡去了？他想這樣問。

「你做這一切的目的是什麼？」他如此說。

女性人影看著他，然後他慢慢咬實牙關，緊握雙拳。

「你讓我無能為力地、痛苦在這人世上掙扎，是為了什麼？」

白色的影子朝他飄來，她的動作原本就這樣讓人內心發慌嗎？他感到迷惑和害怕，於是轉身握住門把，想要逃跑。但眼角餘光見到白影輕輕揮手，他便立時動彈不得。

小孩哭鬧聲在門的另一頭，同時還有母親的叫罵、父親不耐的哼氣。

他的家人在另一邊，他卻被困在門的這一頭。曾經他所喜愛的白影女子操縱著他轉身，然後湊過來。他第一次發覺她的五官在不斷變換，那絕不是人類的模樣。

又是一個吻的碰觸。

他在驚駭中失去意識。

4-[汗]

睜開眼睛，再次天翻地覆。

現在他能記憶所有、能理解所有。世界在他眼前，僅僅是一本敞開的書。他知道圓周率的小數點後第 19047 位數。一般人用計算機得不出的答案，他能夠輕易心算得出。

現在的他可以算出。

他連續跳級，短短時間內直攻博士學位。同時受人追捧，成為知名公司高層。他狂熱又尖銳，肆意揮灑聰明才智，輕蔑任何庸人。

而這帶來財富。

他迅速累積了戶頭數字，學會投資。他換了車子與房屋，曾經因他住在療養院而用掉的父

母儲蓄，他賺回了十倍、二十倍回來，經濟權帶來話語權，父母隨時間老去，很快，家中轉而由他做主。

他做的第一件事，便是與妻子分房而住。

他不願意看到妻子的臉很久了，那付唯唯諾諾的模樣讓他厭惡。他甚至還對她保有禮貌，她應該為此感激不盡。不用睡在一起後，他又對與做菜的妻子吃飯這件事感到不耐，於是請了廚子。再之後，他三餐都在外面餐廳解決，以公司、酒吧、旅館為家的程度連同事都覺得離譜。

富裕後的另一件出格事情，是他將那間療養院買了下來。

然後做為老闆，他視察的第一次，就將那個曾經絆倒他的人叫來，笑著告訴男人要嘛滾，要嘛每天早上打卡前，先到門口去自己摔一跤。

員工的臉青了又白。這次他不能上來朝他揮拳了。

後來的一整個月，他都心情很好地早早開車到療養院大門外，遠遠看曾欺負自己的照顧員自行摔倒，全身骯髒塵土。十多年的怨氣解了，他在第二個月開始覺得無趣，再沒到療養院一次，把所有管理都扔給了顧問處理，但也沒將對男人的懲罰解除。之後的數年，那個人都要在每天早上跌跤，全院都知道這是老闆的報復和羞辱。

他不在乎。

他看不順眼自己的跛腿，便去開刀，自費訂了一付關節。重金找來名醫和醫療團隊，手術搭配術後復健，他很快便行走如常人無誤。

他的人生沒有什麼缺憾了。

他跟新拓展的交友圈去享樂、狂歡；在外胡玩、揮金如土。

只是他沒有告訴任何人，他鬧得多瘋，內心便多恐懼。

他知道這是怎麼回事，一切都不是白白得來的，這個聰明的大腦、這敏捷的思緒和天才般的靈感，全都源自於那一個吻，神仙——不，那道白影女人給他的吻。

這聰明不屬於他，如果被收回，他便將從萬有回到萬無。

到底白影女人為什麼要改變他？

他從癱到傻、傻到平庸、再到如今的天才樣貌。以人的等級而言，這是不斷向上跳躍。

他不相信那是善意。

於是他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，瘋狂地四處尋找線索。他想知道那人影是什麼東西。是鬼還是神明、是天使還是惡魔？他希望她只是個幻想，但又痛恨地明白她千真萬確。他拜佛、禱告、受洗、祈福、捻香、紋身。仍有信徒的宗教他都加入，認識的人都說他迷信得跟那顆聰明大腦毫不相符。

他沒告訴任何人，他只是恐懼。

滿天神佛，沒有一位大能救得了他。

白影再次出現時，他拋去的聖水浸不濕她身上白裙；十字架和佛珠穿透了她的身影。法器摔在地上，脖子上掛的無數護身符像無數個笑話。

「別靠近我，惡魔！」他心中默念箴言，同時喝呼。

她毫不受影響，只是飄近。

「不要過來——我不想改變！」

那手又向下虛按，他動彈不得、害怕至極。健康的腳沒法讓他逃跑、所有才智記下的經文毫無用處。

那影子壓上了他，然後又是一個輕柔的吻。

他崩潰了。

5-[畏]

整個房間被他瘋狂砸碎。

父母正好出國，沒看到他發瘋的模樣。聞聲而來的妻子驚恐拉著他手臂、求他停下。他一年見不到幾次面的兒子害怕大哭，被他狂怒摔過去的花瓶破裂聲嚇得喘不上氣、臉色蒼白。

他妻子衝上來打了他一巴掌。

然後他發楞看著瘦小的女人手腳快速找出了吸入劑，塞到兒子嘴裡，把孩子摟在懷中。他在這個時候才知道兒子有氣喘的毛病。

面對妻子保護兒子而向他投來的對抗目光，他終於能明白自己內心深處在想什麼。

他不想看她、他厭惡於與她共處一室。

因為他不敢面對她。

他對她有愧。

癱坐在地，他說。

「對不起。」

「你是我的丈夫。」妻子顫抖著說，像回過神來垂下目光，表情木然：「一個女人的男人，永遠都是對的。」

「我是錯的。」他說：「不是這樣的，我是錯的。從一開始。」

他說：「你可以離婚的。」

妻子的肩膀抽緊了，這次她的眼神有著畏懼。

還有些別的什麼。

「……真的嗎？」她在長長的安靜後，問他：「我可以嗎？」

她不太識字，所以他處理了所有事情。申請、贍養、孩子歸屬。

以及跟父母說這件事。

「忘恩負義。」母親如此說。

兩位老人家都是不諒解的態度。

「她要離婚？我們供她吃供她住，給她工作，現在她要走？怎麼可以這個樣子呢？」母親發怒，恨鐵不成鋼看他：「你就如她的意了？還給她贍養費？孩子是我們的子孫，她不能——」

「孩子的歸屬權，我們還在討論。」他疲憊說：「但就這樣了。她想離婚。」

「難道她想離就——」

「我不需要別人照顧了。」他平靜說。

母親安靜下來，扭曲表情看他。

「你們騙了她，不是嗎？」他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問出口的，他曾在潛意識中發誓永不說出來：「你們騙了一個無辜的、孤苦無依的女孩，讓她跟一個傻子結了婚。」

他看著這一對愛他的父母。

「我們欠她的。」他說。

兒子最後跟了母親走。

她其實不需要如此，扶養一個孩子對任何人的人生都是一個負擔，生活上的拖累。他有讓她就算不想養孩子也不用擔心，她想兒子了，隨時都能來。

但她說那是她的兒子。

他至少能支付她們生活所需，算在他應還的債務裡。她們母子搬家的那一天，他開車載著她們到新買的房子門口，幫忙把最後幾個行李箱拎到門裡。然後作為一個不受歡迎的客人，他走出大門。

前妻抱著孩子，在門廊上看他，顫抖著嘴唇。

「謝謝。」女人說。

他感到莫大的悲哀。

在事業上，他沉靜了下來。他建立了自己的公司，財富鏈一點一點跨及全球。如今他能夠自省，知道了自己是誰、明白了自己內心的想法與恐懼。他勘透了，看著很多人不清楚他們自己要的是什麼，於是追求表象、逡巡於他人所追捧的、追逐那些正常的與清貴的。

他明白了自己內裡所求。

「我一直在想，到底要怎麼阻止妳。」

白影子來了，差不多是時間。他倒在沙發上，抱著酒瓶等她。

「其實我只害怕此時的我死去。」他喃喃，手指漫不經心沿著酒瓶打圈，指腹滑過光滑瓶口。

白影無視於他的話語，向他滑行而來，動作有種鬼魅的優雅感。他只是抬頭看她。眼神冷如霜雪、硬似鋼鐵。

既然都要消失，方向便很明確。他有一顆比世界上大多數人聰明的大腦，當面對的問題仍不可解，他現在也有勇氣去不退卻。

「你改變我以後，我立刻就會自殺。」他平靜說：「當我回過神來的第一秒，我就會去死。」

被這——不知是什麼存在的東西改變以後，他便不是之前的他了吧？如果連己身都不是完全屬於自己的話，還不如死了的好。

「跳樓也罷、服毒亦可；溺死、上吊、臥軌或者刎頸，只要妳敢碰我一下，」他嘶然啞聲：「只要妳敢碰我一下，怪物，我立刻便去死。」

他直直凝視那道水波影子——而她回望他。

她停在原地。

——她停在原地！

這個事實一開始只是回聲，然後如雷電劈落他思考。她停下了！停下了！這噁心可怕的怪

物竟然——

這豈是一個撲朔迷離可述說？

要拋棄所有才能阻止她嗎？要絕望了她才會停止嗎？還是說他的死是她所在乎的——真的嗎？

「你到底想要做什麼，神仙？」他疲憊問。

她什麼都沒說，只是靠近了放下所有尖刺的他。

他閉上眼，有一個吻印在他嘴旁。

6-[否]

他現在能夠看得懂世界的趨勢、望穿人們的內裡所想。那出現在一則小小的新聞上、單項商品的浮動、活動的辦理及取消，還有人類隱藏在手指與眼神裡的那些小徵象。

他放棄般接受這改變，不確定這種淡然是否也屬於變化之一。

他成為領導者，棋盤的玩家。介入研發與新發明、投資、四處演說，在圈子裡積累他的影響力。

而他的前妻再婚了。

她脫離他後，原本不打算再結婚，有些苦嚙一次就夠，所以他知道前妻這次是真的遇上了一個人，特別到她願意拿自己的人生與對方過。

他想要出錢給前妻辦個婚禮，他欠她的，她卻覺得就算當做補償，那也太過火。他再如何懇求，最後也只能支付新人們的蜜月旅行，訂的行程經過前妻曾說想親眼看看的美麗湖泊。

又過了不知道多久，前妻在某一年突然邀請他到家裡坐坐。他們已經多年沒有聯絡，雖然他有持續或多或少留意他們，但見面還從未有過。他總想她是不願意看到他的，所以一直以來都繞著她們母子走。

這次受到邀請，他簡直受寵若驚了。

親自去挑了花束和酒，來應門的是前妻現任丈夫。他們就如友善的陌生人般互相問候，聊一聊那片湖泊。像是普通的客人，他被迎接到客廳，丈夫道歉上樓，留他一人，過一會兒，前妻才端著茶點進來。

她氣色很好。他想。這很好。

「兒子今天會帶孫女回來。」她垂眸沏茶，輕聲說：「都七八歲了，我想你應該看看她。」

但兒子會想看到他嗎？他想起當時要結婚時，孩子連喜帖都沒發給他一張，紅帖子還是前妻太心軟，偷偷寄來的。他去瞭解了一下新娘，看來人不錯，一對佳偶，不會覆轍他的前路。那便足夠了，他沒去參加，不想給兒子找不痛快。

前妻看來已經跟兒子溝通了一陣子，年輕人帶小孩回來時，雖然尷尬又不高興，但沒對他多說什麼。只是在前妻琢磨著怎麼介紹他時，先一步冷冷對孫女說：「囡囡，那是爸爸小

時候的鄰居長輩，你乖，喊伯伯。」

所有人都上了餐桌。

他的兒子像在怕孩子被他偷走，盯得緊迫。兒子一直覺得他對家庭漠不關心、驕傲又做作。這是他種的因果，沒有什麼可以消抹。

「我們兩個同姓呢，伯伯？」小孫女高興地說。

「是啊。」他表情平和，沒去看驟然緊繃的兒子，僅僅是笑：「真巧。」

他的孫女喜歡非洲，大概是受到什麼兒童動畫的影響，於是他在非洲慈善活動裡投了一筆款項。再一年後，她轉而喜歡海洋和小丑魚，他便為海洋保護團體辦了場募捐。她喜歡上星空，他就支持宇航計畫。

他的孫女是個富有好奇心的孩子。所有她想知道和喜愛的事物，他都想為她找到答案、為她存留珍寶。

慈善本身也找上了他，他能看見更遠的未來，那些無形的河道與流水、絲與細線。其中有什麼是他能夠做一點改變的，是的，只是撥弄蜘蛛絲和琴弦。

就像神仙曾給他的吻，讓他從癱躺重新站起來。

有好的改變，或許他可以做到。反正他賺了很多錢，又是孤家寡人一個……這是花錢的好方法。

又到前妻家去吃飯的某一天後，他開車到一開始的療養院前。

他看到他認識的那個男人，老了，走到了大門前，然後在空無一物的平地上，摔了一跤。他下車，向對方走去。他一開始沒想這麼做的，只是單純想看看。老人留意到他，站在原地任他走近。

「你長大了。」老照服員說，偏頭咧嘴，點菸：「還記得嗎，小弟，我給你擦過澡。」

他哆嗦了一下，緊閉著嘴，仰頭看向療養院招牌，怕看到男人嘲笑的眼神涼薄。

「當年……你為什麼要故意絆倒我？」他問：「你覺得自己沒有錯？」

「……我一輩子都得困在瘋人院工作。」老人說：「那時的我覺得，不找一些樂子的話，還怎麼活？」

老人嘴裡叨著菸，二十年了他也改不了，就如他汗漬塵土的衣著。

「別誤會，老闆，我那時還挺喜歡你的，老實說。」曾經每天往口袋裡塞糖的老員工平靜說：「我只是想，反正你們都不記得，你們每一個都不會記得。那我開個玩笑，又有什麼關係？對這些傻子來說，跌一跤不跌一跤，什麼影響都沒有。」

「但我每一次都感到害怕。」他說：「那不是假的。」

他停了一下，又說。

「而且我那時候也挺喜歡你。我以為你是我的朋友。」

兩人之間一陣沉默。他低下頭，盯著鞋尖地磚，古樸的紅褐花樣一塊一塊拼成一條道路。

「我很抱歉。」他旁邊的老男人說：「我不該這麼做。」

他眼淚撲簌簌掉了下來，在加害者身旁哭得像個孩子。

影子在一個春天夜晚到來，她走到他面前。

他沒逃。

他不憤怒，也不喜悅。

只是淡然接受了那個吻。

7-[放]

書房牆面上有水栽的花。

架起老花眼鏡，老人站在牆邊，剪下他想要的花朵。

他今年九十歲了。

在這個年代不算最高齡紀錄，但也到了古來稀的二十年後，活得挺長。

已然退休兩次的現在，他在不需要出外聚會或者演說時，更喜歡待在家中。年輕不經事的日子過去了，尤其在前妻去世後的這幾年裡，他外出的意願已不再高昂。

眼角瞥到影子，他慢吞吞再看一次，確定不是自己老花。

白影站在那兒，看著他。

「你終於來了。」他說，語調輕鬆：「太長了，我都要以為你只是我的一段想像。」

白影歪了下頭，思量模樣。

「你在吃驚。」老人笑了，手上花朵芬芳。他想了想：「是的，如果是五十年前的我，大概也會覺得自己不正常。我還是不知道你是誰，也不清楚你來自什麼地方，每次你都無視我的意願改變我的腦子……我甚至不能確定你是邪惡還是善良。」

老人走過幾步，將花束插入花瓶，放到搖椅旁閱讀桌中央。

「我想……我只是和很多事和解了。」他神情安詳：「你應該會是我人生最後一個變量，注定如此。至少經過了這幾十年動盪，這我還算在行。」

他現在住在前妻的房子裡。當年他們慢慢做了朋友，前妻丈夫去世得早，年紀大了以後，他乾脆成了前妻的房客，彼此之間有點照應。

前妻幾年前也走了，現在就只有他孤家寡人，和日間看護在這大宅活動。

當年只道是平常，人真走了，才覺得茶涼。

他跟前妻之間是一筆爛帳，他欠她的。最後兜轉著又成了老友，還算好的結果，他能夠安心一點，好好睡在床上。

「我的兒子去得更早。早發性阿茲海默，我們父子注定大腦都要遭劫數。」他自嘲笑了笑：「他到死都沒原諒我，總有些錯，忘不了、解不得。」

所有人都走了。僅剩下他。

「無殤可傷，我有何怕。人生對很多人來說僅僅是一場倏忽的迷航。」他平靜說：「至少你的存在，讓我多想一想。」

「我就想，你總會再來將我換一個芯子，那我心中這本帳，算自己的都是虛妄，倒不如來給這世界算算帳。」

為他人、為世界活，對他更輕鬆一些。他如栽花了一個世代，運用影響與財富去執行慈善和教育計畫——是的，總歸來說，依然只有教育可以改善世界，於是他栽培了一代人後，

還要再栽培下一個世代。

這是他留下的遺產。

就如準備好後事，他明白自己隨時都能夠走了，等著他童年的神仙到來。

「你是我的坎、我的坑，」他承認：「我得扛，我得放。」

他癱過傻過、迷惑過汗穢過，畏懼過天、否定過自己，如今全都、全都可以放下。

「我很高興你在，神仙。」老人微笑。

而下一秒，她親吻他。

這一次，他能感受到那改變。

層層疊疊的時光脫離而去，那如萬千花瓣剝落於他自身。

他的皺紋退去，白髮回染成黑。他的腿又跛了，然後回歸還沒跛的模樣。

還有其他的事物。

他感覺得到。這次有什麼存在，把他身為人的部份抽絲而出，蠶食消失。

他被帶回去，倒流。從放下到否定、從畏懼到汗穢、從迷惑到癡傻、直到身癱，在那之後，是在那之前。

那是他曾死去的半天，他看到自己幼小身體躺在急救台上，所有盡力救治的醫護人員中，白影子站在一旁低眸。

然後她彎下腰，給了小小屍體一個親吻，他便從死進到人之一重。

「人之七重。」她張唇，吐息般說。

「而天為九。」他喃喃。

九重天上與九重天下，最生之生、最死之死，都在人之外。

她讓他經歷人的七重生死，逐步登階。

他從身體中被抽出，如夢似幻，與女子如圓月交換互相取代，一者化盈、一者成朔。月蝕一圓之黑白轉移。

在這一秒，他和她等值了、平等了、相符了。

——而她將消失、她將跌落。他明白了。

天為宇宙，宙僅為一，所有的轉換，都是以一換一的過程。

他只有一次機會——他擁抱了白影女人，如白影女人擁抱身為人的他。

00

他吻了她。

開始起源於一吻。

END